

◆ 流年碎影

画里画外

胡 铭

一帧横披,长180cm,高49cm,构图简洁,一人一石,左上方署:“诗魂。寄樵方家雅藏,庚申江东范曾。”无铃印。

这是一幅白描图。首先来看画面,长而扁的一块巨石,凹凸有致,撑开了空间。石头上端坐一身着长衫之人,右手扶石,左手紧握卷书,侧身凝视前方。人物的两边留有大片空白,以示世界的苍茫与广袤,也彰显作者之胸襟和构图之精巧。此画乃当代著名画家范曾先生所作,款中“寄樵”为书法篆刻家、安庆市博物馆前馆长胡寄樵。

画中人物单薄瘦长,表情冷淡,他究竟是谁?

乍一见作品中“诗魂”二字,还以为画的是诗人屈原,其实不然。观其人物的头饰、衣着以及脸庞、神态、气质等,断不能与战国的屈原相契合。诗魂,以诗为魂,画中人当为古代诗人。我们不难看出,人物紧裹幞头,幞头即包头巾,始于汉,盛于唐,是唐代男士的普遍装饰,也是画家笔下和影视作品中的显著特征,由此推知恐为唐代诗人。唐代诗人入画者众,各有风貌与特色。此人面相年轻,无虬髯,也未见沧桑之感,从形象上看与李白、杜甫等人是拉不上关系的。我们再细窥五官,最显眼的是一双眉毛,浓密且相拥,这即是人们常说的通眉。鼻子也不同于一般人,硕大而高挺,与下方薄薄的嘴唇不相匹配。一对细长的眼睛,似睁开似闭,迷离的眼神中藏着一丝凉凉的辛酸。

至此,可以对号入座了。他,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,承袭屈原之魂,被杜牧誉为“骚之苗裔”,以笔为剑,铸就不朽诗篇。

李贺自幼聪颖,七岁能辞章,十五岁工乐府,与李白、李商隐并称“唐代三李”。李贺命运多舛,仕途不顺,可谓孤傲与自卑并存,敏感与坚韧共生。他的诗大多是生不逢时的感叹和内心郁闷的倾泄,也抒发出对理想、抱负的追求。他想象力丰富,堪为诡异,又因相貌丑陋,被后人称为“诗鬼”。遗憾的是,他英年早逝,年仅27岁。

范曾先生这幅大画,通过笔墨的浓淡干湿、线条的疏密曲折,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。画中没有重彩涂抹,没有高山流水,有的只是空灵之下人物心声的层层渗透。那凄凉、失意的眼神,又何尝不是画中对生与死的审视。传神的笔墨是活的,活得能让历史与今天仅一纸之隔。

范曾精于白描,以线赋形,古朴典雅,富有韵味,尤注重人物的眼脸、口角、眉梢、鼻翼等,以技法和细节将人物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,质感与动感较为强烈,同时画风清新脱俗,意境深邃。这种精湛的白描手法充分展现出他深厚的绘画功底,以及骨法用笔和笔墨表现的创作理念。

此作绘于1980年,如此精品为啥不见作者印章呢?相信所有人都会心生疑惑。

那年8月,范曾先生携夫人从北京到合肥,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。当时的范曾已声名鹊起,主办方高度重视,全力做好相关工作。家父胡寄樵正借调省博工作,于是便有了与范先生的相识,没想到短短时日,二人畅谈不已,称兄道弟。合肥的一些领导和圈内人士希望求得范曾墨宝,可一直未果,他们自然就想到了我的父亲。

父亲说:“范兄,我朋友都喜欢你的画,可否为他们画几张?”范曾答道:“行,过几天到宾馆去取。”一向清高孤傲的范曾先生竟特别爽快。

三四天之后,父亲带我姐来到范曾所住的稻香楼宾馆,工作人员过来泡茶,范先生见状连忙说:“换掉换掉,用我这里的茶叶。”想必他的茶更好些。闲聊中父亲说:“你的画很好,但使用的印章不行。”范先生接话:“对!胡兄你来给我刻,以后我的画都用你的印。”二人哈哈大笑。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范曾,上面写了五个人的名字,范先生会意,分别在事先画好的五幅作品上署款铃印。之后他还热情地为姐姐写了一张字,以鼓励。

“我今天上午刚刚画好一幅大的,你看看。”父亲走近一看,“精彩!”范先生将墨迹未干的画又铺在桌上,“这一张送给胡兄,要是其他人我都舍不得送的。”说完便立马落款。最后他还开玩笑地说:“按照约定,这幅画我就不再盖章了啊,到时你自己盖上。”就这样,一幅没有印章的画作诞生了。

后来父亲为范曾先生治印一方,但觉得不甚理想,遂磨去。范曾需要的姓名印、闲印计二十枚,如此数量,当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,父亲反而不着急了,也就有意无意地拖延着。这一拖,竟拖黄了此事。

虽无铃印,但这画里画外的故事依然鲜活,丝毫不影响作品的珍贵。



孤芳

李昊天 摄

◆ 家园小星

黄梅古韵更新潮

余翠红

一阵风,从田野间吹来,清新自然;一条鱼,有了人的情感,大胆为爱而来;一场哭,诉尽对爱妻无限的相思;一只蝶,唱尽跨越生死的爱歌;一幅画,画尽春意诗意以及春情萌动的爱意;一桩奇案,鸣尽世间的的天不公;一棵树,见证几世轮回、天上人间最深情的咏叹……置身再芬黄梅公馆,欣赏着“今日头牌”谢军个人专场,各种意象纷至沓来。

这场谢军专场,或柔情、或悲愤、或爱或恨,情感炙热却收放自如。他将长袖甩出了新花样,展现出唱念做打的硬功夫,更有现场绘就春日画卷牡丹图的卓越才华。还有剧中的鲤鱼变装,青年才俊的串场说唱,收尾时青春舞者的律动,愣是让老戏迷拍大腿,让“00后”举手机,原来咱安庆的黄梅戏能如此接地气,又如此新潮。我亦为之欣喜,或许这才是现代黄梅戏该有的模样。

每一出折子戏的演绎,都像是从岁月长河里打捞起的情感琥珀,带着厚重的温度美。《金鳞记·书馆》里,谢军饰演的张珍举止文雅,情感细腻,唱词精准,微微发颤的尾音里,有着少年情窦初开的羞涩,应和着当代年轻人爱要勇敢的心声,将张珍的款款深情与内心的纠结挣扎演绎得丝丝入扣。黄梅戏新编小戏《画春》可谓本次专场的一大亮点,谢军活脱脱演绎出初见春色而悸动的才子形象,他不仅有灵动的身段、细腻的眼神、扎实的唱功,还现场绘就春日牡丹图,年纪轻轻就有这般超强的艺术功底,着实令人赞叹;加上他那俊朗的模样、欲言又止的唱词,欣欣然,“春光明媚万物新”,把传统戏曲的含蓄美,转化成了青春萌动的真国色。而“在天上,在人间,奔赴爱”的国风戏歌《槐荫树下》,将经典与流行完美融合,将传承与创新蕴育其中,也叫他吟唱得美不胜收。

我喜欢黄梅戏,喜欢的是黄梅戏的唯美动人,而黄梅戏的动人,究其根本还是一个情字。难忘周仁的那一场哭,真让人肝肠寸断。谢军以精湛的唱功,将角色内心深处对爱妻的思念与痛苦,一唱三叹地传递给观众。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,每一句唱词都扣人心弦;难忘经典剧目《梁祝》中梁山伯的悲恸与执着。乍看谢军,觉得少了几分悲情,多了几分向命运抗争的力量,当他得知英台不得不嫁时,极具张力地表演蹙眉、摇头、顿足、推开、

转身、憋闷、呆立、捶胸、颤巍巍等一系列神态动作,把情深、痛苦又无奈,表现得细致入微。“妹妹心碎——哥心碎”“杜鹃红了——一片血”的深情接唱,亦是情到深处意相融,悲至极致天地动;难忘《杨乃武·三堂会审》,念白清晰有力,节奏把握精准,杨乃武受尽折磨仍不屈不挠,在公堂上迎棒而起的瞬间,激昂的唱腔,诉说着杨乃武的悲愤、无奈与抗争,这抗争早已超越个体的冤屈,而升华为对公平正义的绝地呐喊。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,我仍感到美得人心儿荡漾,凄得人肝肠寸断,愤得人火冒三丈,痛得人无法呼吸。对情的再提炼、再传达,让传统折子戏不再是陈年久远的老故事,而成为戳中当代人内心的情感共鸣体,由此黄梅戏以情动人的魂得以守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谢军专场改稿12场,特意融入了丰富的现代元素。现代舞蹈的轻盈身段,泼墨挥毫绘牡丹的真功夫,让才子的形象不再是刻板的古典书生;光影设计上,用更梦幻的色调、更具层次感的布景,把传统戏曲的写意美,转化成年轻人熟悉的视觉沉浸感。既能品出岁月沉淀的爱情厚重,又能找到青春悸动的共鸣,真正让黄梅戏成为有烟火气、时代感的大众文化。青年舞者的现代舞蹈收场,更是把梁祝的凄美、书馆的思念,升华成年轻人青春的寄语、时代的宣言——“相信明天,相信希望,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……”传统与现代的碰撞,不是生硬嫁接,而是让黄梅戏的情感内核,在青春律动里找到新的表达出口。此外,新编小戏、国风戏歌的推出,通过专场演出、线上直播、跨界合作等方式,不仅让老戏迷看到传承的坚守,更让新观众看到创新的活力,因而具有了超越个人专场的意义。

可以料想不久的将来,当更多的谢军们带着情与新在舞台上竞相绽放,黄梅戏必将在传承的厚重与青春的轻盈中,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韵味+潮味之路,让这朵戏曲之花永远开在时代的春风里。

